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

上

狩野直喜著
汪馥泉譯

中國底俗文學，即小說，戲曲等，是所謂巷談街說之類的東西。不齒於大雅君子的；說是全沒文學的價值的。

所以關於這方面的嚴正的研究，幾乎沒有；就是關於這種文學底起源，也單是在明清人底隨筆中，有零碎的想像的記述，這是很感到不夠用的。近年來，在中國，在日本，起來了研究俗文學的气運；同時，歷來埋沒着的世間所不知道的鈔本和刊本，關於這方面的文學的書籍，偶然出世了，這對於學者底研究上，給與了不少的裨益。

我所謂鈔本，是英國斯坦因師，法國伯希和教授等，前後在燉煌底千佛洞得到的，從六朝到宋初所鈔寫的關於經籍，佛典，歷史，地理，文學的卷子，其數以萬計；中，雖則少有着屬於俗文學的鈔本。就是發見了用文言白話雜湊體或白話體寫的散文的或韻文的小說。我往年在英法兩京底博物館及圖書館，研究燉煌遺書的時候，偶然看見了這個，喜不自禁，於是鈔了一部分藏諸篋底，載了回來。遺憾的，是當鈔寫的時候，沒有參考的書

籍，也沒有糟蹋原文的時間，碰到文字不分明的，便模仿那形體寫了下來；所以現在拿出來一看，全然想不起應當讀作什麼的，很不在少數。我對於這鈔本最感興味的理由是，這是唐末或五代鈔寫的；換句話講，可以在這上面，明白在唐末或五代，已有了元朝以後的俗文學底根芽。我們通常說到唐五代底文學，便會聯想到伏雅典麗的駢文和詩：當時除了這些文學之外，還有極俚俗的，可為一般的下級民衆所玩賞的所謂平民文學，這可以在這鈔本上看到。歷來的學者，以為中國小說底起源，在於宋代。例如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中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他雖則如此說，可我以為有稍稍將年代提前的必要，　把我所鈔錄的舉在下面來看，有這麼的：——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
姓催名子玉　朕當識纔言訖使人引皇帝至
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

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皇（按：脫帝字。）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取引子玉聞語驚忙起立唱諸

上面所舉，是斯坦因氏所得的燉煌遺書中的東西，寫在一葉敗紙上，首尾不完，下方斷爛，所以實在連讀下去都不可能；但細細一看文中崔子玉的名字，及判官，廳前，太宗皇帝生魂等字樣，可以明白是記述唐太宗魂遊地府的故事。這故事，那明代有名的小說西遊記中也有。就是在西遊記第十一回中，有『遊地府太宗還魂』的一段。詳載着這麼的事。太宗病重，及崩，從魏徵那邊得到了給地府底掌案判官崔珏的介紹書，在太宗底魂去地府的路上碰到崔珏，遞了介紹書，由他領導，周遊地獄；及他底魂，得了十王底赦，再還陽界。一看前文底意義，也是記述這事：所謂廳前，是地府十王底廳前；又引導太宗的，兩者都作崔姓的人，只一面作子玉一面作珏的不同。太宗魂遊地府的故事，一直從前便有了；唐張鷟在朝野僉載中，有下述的記事（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所引）。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無言　上向之，對曰，『陛下夕當　偃駕。』

（中略）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卽　去也。』帝問，『君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既令還。

問見者又迎送引導出。（中略）須臾乃寤。至曙來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張鷟是游仙窟底作者，與則天武后同時，那末可以明白這故事是很早就有了。清俞樾，對於朝野僉載底記事說（見茶香室叢鈔卷十六。）：

按此則小說家言唐太宗入冥，乃眞有其事；惜此事記載，殊不分明。

俞樾以爲從朝野僉載底記事，產生了西游記中的故事：哪知在唐末已有以這爲藍本的小說，對於判官，也叫崔子玉了。又水滸傳等，把對于比自己尊貴的人說『喳！』的應辭叫做『唱諾』，這看了前舉的東西，可知在唐末已在使用『唱諾』這句話了。

其次在，斯坦因所得的鈔本中，有以『秋胡戲妻』的故事做骨子而作的小說。秋胡，見于劉向列女傳中魯秋胡子底事。秋胡子討了老婆，同居只五天，便離家到陳去做官。過了五年，回家省母；當還沒到家中的路上，看見一個美麗的採桑婦，便調戲她，那婦人不理他。回到了家裏，一面拜省老母，一面怪妻子底不顧家中；一下，一看外面回來的人，正是在路上看見的採桑婦。秋胡心裏很是慚愧。妻子，大責備秋胡底好色忘親的不義，自己便投河而死。拿這故事做的文和詩很多；如宋顏延之底秋胡詩，是最有名的。元石君寶，做過

秋胡戲妻的雜劇。 歷來，以爲這雜劇等，是在俗文學方面；以秋胡底事蹟爲材料的最初的作品；現在可以知道不然了。 我打算把我鈔來的東西稍稍寫點下來；但這也和前面所舉一樣，是當時沒教育的人鈔的，所以訛字滿紙，很不容易讀。 又原書首尾不完；我所鈔的，又只它底一部分。

汝今再三棄吾縱學，努力懃心，早須歸舍，莫遺吾憂。 秋胡辭母了手。

這是秋胡底母親允許了秋胡游學，當臨去時諭戒的文句；『辭母了手等，』全然是俗語的語法。

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畫，頓改容儀，蓬鬢長垂，眼中泣淚。 秋胡啓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一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 今蒙孃教，聽從遊；未知娘子許己不？』

這是秋胡到他妻子房中，對于游學的事要求她底同意的文句。

其妻聽夫此語，心中悽愴，語裏含悲。 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孃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 女生外向，千里隨夫。 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慊兒本情；——學問雖進一

（6）

朝，千萬早須歸舍！』

這一段是妻子告秋胡顯其游學的話。『啓官道』『好惡聽從處分』等，怕是當時的俗語。

辭妻了。　道服得十秩。文書　是孝經論語尙書古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

便即發逞（按：逞爲程之誤）。不逕旬日，行至朦山；將身即入此山，與諸山亦不同。

（中略）

秋胡是秦代人，可他游學時所帶書籍中，有公羊穀梁，甚至于雜入文選，這是很有趣味的，這些都是把唐代士子必讀的書照順序地排列的；尤其是，把孝經放在書中第一部，這可以看到唐代的學風，也是很有趣的。

秋胡行至恭卜，見一石室訖（按：以下四字不明。）仕數千年老仙，洞達九經，明解才略，秋胡即謝。便乃祗承三年，得九經通達，學問晚（按：晚，係完字底假借。）了，辭元生出山。　便即不歸，却頭（按：頭，恐係逗字底假借。）魏國，意欲覓官，——披髮倡狂，佯痴放騃。　（中略）

這是敘述秋胡在朦山，跟仙翁修學問；列女傳中作官于陳，這里作魏國。　下面，是敘

述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妻子在貧苦中竭盡心力孝順阿婆的事：

秋胡妻，自從夫遊學已後，經歷六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按：以下三字不明〉。孝養勤心，出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下略）

文字雖極卑俚不堪誦讀；但可以知道在唐末已有用這文體來寫的小說。這種文體，和元明以後小說中所見的純粹的俗語體的文章，很是不同，這里不消說的；同時，和在通常我們所謂唐人小說，如長恨歌傳，南柯記，梅妃傳，楊太眞外傳等中所見的，也可以區別出來。如其舉起這種文體底極端的例來，這我在英京博物館燉煌遺書中所發見的東西中，有茶酒論底斷片，署『鄉貢進仕王敖撰』。這是茶和酒迭述其功能的滑稽文；這在中國及日本所有的這種趣向的文章中，怕是最初的東西吧。看它底文章，如『茶乃出來言曰「諸人莫鬧，聽說些些。」』『第三茶曰，「阿彌不聞道。」』這麼的話很多。

在巴黎圖書館中伯希和教授帶來的遺書中，也有這種東西。例如，有可以看作描寫春秋列國底事的小說底斷篇，伯希和教授在目錄上，附以 Poème du Ouvrage (on Roman?) histoirique 的疑問；可這是小說，是不消說的。現在試舉其一部分來看，這有這麼的地方：

楚之上相姓仵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得提「按：此三字不明。」託六尺之軀；萬邦受命；性行惇直，議節忠貞；意若風雲，心如鉄石。恆懷匪懈，宿夜兢兢事君。國致爲美，順而成之，主若有僭，犯顏而凍。仵乃有二子。

「按：以下三字不明。」小者子胥，大名子尙，一事梁國，一事鄭邦；並悉忠貞，爲人洞達。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淮有女堪爲妃后？』（中略）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領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耳似穗珠，手垂過膝，拾指纖長。願王出勑與太子平章。儻得彌聖情，萬國和光善事。』（中略）王見女姿容麗質，——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大道。』（下略）

這不消說，是講伍子胥底事，可形容秦王女底美貌的文句，和後世的小說所用的，很相類似。

下

在英國博物館所藏燉煌遺書中，可作中國俗文學底研究材料的，除前面所鈔的之外，尙

有兩三種。　前者是以俗語體的散文寫的；這里要講的，是韻文體的，從體裁上來看，很像現在中國所謂彈詞。　原本彈詞是劇詩底一種，如在劇中　有生，旦，淨，丑等的脚色，這各個扮了彈詞中的人物，來說白和唱。現在我講的，雖只是一種敍述詩，可體裁很相像。在彈詞中，唱的部分大多是七言一句；遺書中的，都每句七言，恰似堆積了許多七言絕言似的體裁。　在中國，在彈詞之外，如地方官吏或軍隊裏的司令官向軍民人等發告諭的時候，爲使容易瞭解告諭底內容，及易於諷誦不忘，有用韻語的習慣。　曾文正公雜著中所輯的愛民歌等，便是一例；這是文正『平了髮賊』時告諭所統率的兵士等的：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　第一紮營不要嬾，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折民房搬磚石，莫踹禾苗壞田產。　（以下略）　——曾文正公雜著卷一。

是這麼的體裁。　我雖則不知道[illegible]見於彈詞或者韻語的告諭中的體裁的詩，始於何時；可看到了遺書中這種東西，得了其起原甚早的左證了。關於在唐末五代產生這種文學的理由，這和我在前面所講的一樣。　就是在唐代，產生了許多以艷麗的雅文寫的傳奇小說；可在沒教育的下層民衆間，因爲文辭太高尙不能理解，　於是用俗語體的散文綴成的小說，便藉起

了。白樂天底長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底連昌宮詞這些貴族的文學，不能滿足下層社會底要求，所以便產生了這種韻文。我下面所鈔的，是在遺書中我所發見的標着孝子董永傳的題目的東西。

人生在世審思量，暫□□□□何妨，大衆志心須淨聽，先須孝順阿爺孃。好事惡事皆抄錄，善惡童子每抄將。孝感先賢詠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自嘆福薄無兄弟，□中流淚數千行。爲緣多生衆姊妹，亦無智識及粮房。家裏貧賤無錢物，所買當身殯耶孃。便有牙人來勾引，所發善願便商量重（按：其量字之誤吗？）：長者還錢八千貫，董永只要百千強。領得錢物將歸舍，諫擇好日殯爺孃。（中略）郎君如今行孝義，見君行孝感天堂。故內一人歸下界，暫到濁惡至他鄉。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棄人微同千處，便與相逐事阿郎。（下略）

以上，單餘了很少的一節；其中，訛字相文字磨滅難讀處也不少。這所謂孝子董永，是二十四孝中那有名的董永底事做題材而作的。董永底故事，出於傳在劉向作的孝子圖（漢學堂叢書子史鉤沉中的孝子傳。）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用著孝子圖底文字。董永年輕時便死了母親，獨自個侍奉着父親，不久，父親死了，可沒有營葬的錢。便向人家商

借錢一萬；說假使不還，便做他底奴僕，願意力役。」錢主憐其志，便答允了他；後因不能如約還債，便打算去做錢主底奴僕，急忙忙到錢主家中去的路上，碰到一個美婦人。美婦人，儘要求做他底妻子。董永依從了她底話，帮她同去見錢主。錢主說：我約好只叫你一個人做奴僕，你夫婦同來做什麼。後來聽到董永底妻子善織，便說，假使爲我織成一千疋絹，便讓你們夫婦還去。董永底妻子請得了絲，便在十天之內織了一千疋絹，於是許可他夫婦還家。」夫婦走着，走到了從前相逢的地方，妻子說，我是天上的織女，天帝因爲你孝親，所以叫我到下界來爲你償債的；現在你底事情已了結，不必久停了。」說完話便乘雲駕霧地去了。我們看前面所舉的遺書底斷篇，雖則事實底微細點多少有點不同，可在大體上是全然一樣的。這故事，也見於傳爲晉干寶作的搜神記（同書卷一）中。假使孝子圖眞個劉向做的，那麼這故事是很早的了；可做孝子圖的事，向底本傳中沒有，隋唐兩志中也沒著錄。還有，太平御覽中，有云『前漢董永千乘人』，引着孝子圖底文字；假使是孝子圖底文字，那末所謂前漢，是對於後漢的名字，前漢人劉向所寫的東西，會說『前漢……』的嗎。恐怕，搜神記底記事，要比這早也未可知。但搜神記底作者是干寶，也歷來是一個疑問；可這是六朝的作品是無可爭論的，這故事到了唐代，便很流行，於是便產生了上舉似的

韻文體的小說。　我在遺書中，還抄錄了季布歌。

由此可見在唐末五代，早已有了俗文學底萌芽，可只爲婦女童幼和下層階級所玩賞，別無文學的價值，所以不知在什麼時候便泯滅不傳，徒然在燉煌廣寺底屋壁做了斷簡零墨了。

到了宋代，俗文學是變成怎麼樣了，這因爲實際上宋時產生的小說已不傳世，所以什麼都無從講起。　如可說是水滸傳底藍本的宣和遺事，普通以爲是宋人之作，士禮居叢書說是川覆宋本輯入的；可我不以爲這書是宋人之作，雖這在這里姑不論列，這書實是元時的作品；士禮居輯本也不信它是覆宋本。　東京某某氏藏，描寫唐玄奘三藏取經的故事的小說，雖說是宋版，這我也有點懷疑。　以我底寡聞，宋版的小說類的書，似乎沒有；可不能以現在已沒有爲理由，斷定宋代沒有這種文學。　我在上面舉過，明郎瑛在七修類稿中有小說底起原在於宋代的說頭，起原雖則在這以前；可因爲宋代小說盛行，所以會產生這種說頭。又宋代，講談之類，流行於民間——流行於下層社會的事實，也很值得注意。　東坡底志林（卷七）中說：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　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眉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擇，百

世不斬。』

由這，便可知道東坡時已有編三國底事，小兒聽了也感到趣味的講談之類的東西。現在的演三國志，是明初底作品；可書中某篇底相同的故事，早已做了元雜劇底材料了。依據志林底記事，也許可以追溯到宋代，我求它底出處。又宋代有講談的事：宋孟元老在東京夢筆錄中，敘述汴都底繁榮，在崇觀（崇，崇寧；觀，大觀；都是徽宗底年號。）以來都下藝人內，列舉着講歷史，小說的底名稱。又南渡後，這種講談也仍流行，無名氏選述的都城紀勝中，在敘述臨安底舊事中，也記着當時『說話』者底盛行。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敗爭戰之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中，也同樣的記事。）

又宋末周密武林舊事（卷六）中也列舉了臨安底諸色伎藝人，其中有演史，說經小說，彈唱因緣，唱京詞，說諢話等的名稱。總之，可以知道從汴京到南宋，都有這種藝人，做公衆底娛樂機關。講談既如此盛行，那便有了照樣地把這記錄到文字的小說傳奇類的書：

這麼推測大概不會錯的吧。實際上，我們一看元代產生的小說，很有幾處像是筆錄這種講談的東西。

近來，有在中國刊行的兩種小說。一是京本通俗小說，一是五代平話。」雖有人說都是宋版覆刊的，可從版式上看，實怕是元槧吧。不，關於京本通俗小說，有着不是宋板的證據。就是書中所收的拗相公，是敘述王安石底事，其中有云『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既說安石是先朝底人，那末正是元人講的，還不是宋版，是明明白白的了。」但可怪的，在錯斬崔寧中，有『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沖霄』的話。」說元豐是我朝，這麼說的，當然得是宋人。錢遵王底也是圖書目中，立着『宋人詞話』的子目，其中載有錯斬崔寧和收入此書中的馮玉梅團圓；所以或者在錢遵王底架上，也許有着宋板的書。輯入這書中的東西，雖則這書底出版是元代，可另外記錄同一的故事的宋代已有，元人採入這書中的時候，並不修改文字，所以『我朝』等等的文句還照樣地存在著的吧。由這來看，小說書宋代已有的想像，是確鑿的了。俄國底陸軍大佐珂茲洛夫氏，先年在西夏黑水城底故地發見，現在陳列于彼得堡底亞歷山大第三博物館的，南宋古畫中，有那畫着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美人的『浮世風』的板畫。」這和宋代俗文

學盛行的事實聯想一下，是很感興味的事。

京本通俗小說中所載的故事底內容，雖則實無趣味；關于這感到興味的，第一，有小說這東西的事，雖見於前引各書，可有着什麼什麼小說的書名，在現存的小說書類中，這是最早的。第二，這書中所輯錄的，多是獨立的故事，最初是載着詩或詩餘，下面便說這詩云云，這詩餘云云，下一番講譯；入後，便話說云云，進了本題的故事中了。也有在入本題之前，插一個類似的口碑進去。這和後來產生的醒世恆言拍案驚奇今古奇觀等，體裁全然一樣的。就是，後來的這種小說，比諸元代(或者宋代。)在體裁上，別無變化。第三，輯入這書中的東西底故事，後世的小說有照樣地採取了來的，如前舉斬崔寧，便是一例。這是因了一個人底玩話，至於害了許多人底生命的教訓的故事；和這全然相同的故事，在醒世恆言第三十三卷中，載着『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標題。單只『我朝元豐年間』改作『故宋朝中』。此外，全部毫沒文句差異處。又在這書中，題做拗相公的一篇，是王安石得罪謫金陵的途中，因爲他底政治不好，人民很恨他，所以被到處的旅館拒絕，他弄『很窘，把這事敘述得很有趣；這也被採入了後世底小說中。王漁洋底香祖筆記(卷十)中說：

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照謫

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

漁洋以爲是警世通言最早寫的，哪知只是把這書中的轉載到通言中去吧了。

五代平話，是五代史底演義，這可以說是後世盛行的演義類底鼻祖。我在前舉的宋底「說話」中，有專講史書的伎藝人，這書怕便是記錄這種講談的。在五代史底演義中，後世有傳爲明羅貫中作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怕是根據這而做的吧。關於這書，雖則還很多要論列的，可爲紙數所限，姑從略。總之，我所要講的，是中國底俗文學，雖則在元明清三代產生了許多戲曲，小說，其實，唐宋五代已發萌芽，到了宋代盛行，到了元代更其進步了。

我前面所舉的鈔本或刻本，我相信，都足以對這臆說供給證據的。

○　○　○　○　○

本文，譯自日本狩野直喜著中國學文藪。本文分上下兩段，這是因爲起先分別在日本藝文雜誌第七年第一號第三號發表的緣。狩野直喜博士這部書雖則才於昭和二年出版，可是輯集舊作的，所以錄本文所論，在中國底俗文學上講，材料已不算新鮮（因爲近來已有遊仙窟西遊記雜劇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樂毅伐齊等發現。）可如對於秋胡小說孝子董永傳唐太宗入冥記等底敘述，雖屬一句，也可知道個大概。又如對於現行京

本通俗小說，說它不會出自宋版，也是一個意見，可惜沒有有力的證據。

日本人對於中國文學底研究，自有它相當的成績（雖如鹽谷溫底中國文學概論，自魯迅先生底中國小說史略出世，在我便以爲不必看了，更不必譯了。 我在六七年前，就打算翻譯這書，而且已經動手過一部分，後因事擱置。 這書底精采，在小說和戲曲底兩部分，詩歌的部分我以爲太平庸；可戲曲有着更有精采的且爲鹽谷溫所由取材的王國維先生底宋元戲曲史 ， 現在小說也已有了魯迅先生底那書，這書似乎沒有多大關係了。），我很想暇時選擇著來翻譯一點，出個單行本，但一時似乎無暇；所以只好先陸續譯點待將來譯得多點時，再加一翻選擇，加以訂正來出單行本。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譯者附記。

新生

上下二卷

島崎藤村著
徐祖正譯

實價二元四角

新生是一部中年的痛切的人生記錄，上卷述敘主人公在人生的半路上怎樣陷進暗洞裏去，與知道做下了無法挽回的事，姪女懷了身孕後那種戰慄苦悶的心狀。下卷描述主人公心理的蛻變，與罪過中找見的光明，直到非把自己與姪女四五年來隱私黑暗的罪孽和盤托出盡情用著作的形式來表述的那種情熱的激劇，文學的細微，心理的刻劃，都達到了妙境，讀者一讀便知。全書三十萬言，印刷精美，爲現今中國的譯述的小說中有數的鉅著。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發行

日暮

倪貽德

自從我遷居到這裏來住之後，身心兩方都覺得舒適得多，較之以前那個破舊低濕的所在，自有天淵之別了。

這兒是大都會的末梢之處，再往下去，便是荒僻的農村了，愛好潔淨和幽僻的小資產階級者，大都是散處在這一帶。柏油路的兩旁，滿植着整齊的列樹，盛夏時候，濃蔭密織，行人會感得恬靜而舒適。沒有汽車電車的嘈雜，但偶爾有一二輛駛過，却更能增加一點活潑的生意。

在晚餐之後，當黃昏日暮的時候，若是一個人散步其間，是常能發現許多清新的幽懷來。

那一天，也是剛吃過夜飯的日暮時分，我照例的出去散步，但這一次我却換了方向，因爲天天走慣了的路不免發生厭倦，我在無意中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是一條更較荒僻的道路了，人家的住宅希朗可數，除了幾處廣潔的醫院和花圃之外，兩旁盡是綠茸茸的野地，再遠遠的望過去，便可以看得見許多叢林雜樹，襯托在幾間別墅式的洋樓之間。那正是四月初

夏的薄暮時分，太陽已經下去了，天空上還剩着一層淡薄的微光，接近地平線的地方，有一條青紫的薄霧包圍着，遠近房屋的窗戶裏面已經有幾點燈光透露出來。不知在那一處的青草叢中，有閣閣的蛙聲在低鳴，好像是在歡迎那甜美的夏日來臨。

我這樣地欣賞着這自然的野景，呼吸着初夏時田野間所特有的香味，把一向在都會時所鬱積着的煩悶，好像是消除盡淨了。

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得很遠了，回顧來時的路，已隱約在暗影裏，茫茫的大地一層一層被暗夜侵占，我不知道什麼原故，竟感到一種異鄉日暮的悲哀來，我好像是孤身飄零在異國的荒郊之上，在日暮的時分迷失了路途的樣子，然而我又明明是踏在故國的土地上，又爲甚麼會感到異鄉漂泊的悲哀呢？

好好的散着步，又無端引起了這種不歡和悲憤，我祇得踏着原路歸去。

○　○　○

在昏暗之中，迎面有一個和我差不多長短的男子踉蹌地走過來，他走到我面前之後，便停住了急步，操着不純熟的國語向我問：

「請問先生，從這兒到復旦大學是怎樣走的？」

我被這突然的邂逅者驚住了，一時也停了步回答他說：

『噢噢，復旦大學，在徐家匯？不是不是，怕在江灣吧？從這兒去是很遠很遠的。』

『江灣？……先生，我是蒙古人，我不會講普通話，我們用英語來談吧。……』

我是一個不通外國語的人，被他這樣一說，到使我面紅耳赤起來，但這時候並沒有法子，祇得用不三不四的外國語吞吞吐吐地對他說：

『好的，那麼我們用英語來談吧。』

這時候，他便把氣概壯了一壯，操着極流暢的英語對我說：

『先生，我是今天才從蒙古來到此地的，我有一個哥哥，在此地的復旦大學念書，所以我一到此地便要尋到他，但是我這不知路途的異鄉客，問了許多的人，走了不少的路，到此刻還沒有找到一點蹤影。先生，無論如何，請你帮助一下，我眞是感激在心中，因爲我若是找不到我的哥哥，今晚上便沒有投宿的地方……』他說到這裏，幾乎聲淚俱下，露出懇切哀求的表情，伸出他的右手來緊緊地握住着我的手，我感覺到他的手上殭冷得和死人一般。

我爲一時的熱情和好奇心所動，聚精會神地打量着他的全身，借着月光，我能夠辨別出他穿着一身破舊的黃色獵衣，足上的那雙皮靴也似乎跟着他的主人跋涉多年了，一頭蓬亂的

毛髮像有多年未經梳洗過的樣子，黧黑的面上滿積塵沙灰土，雙眉緊鎖，兩目深陷，還完全是風塵僕僕，不勝疲勞痛苦的表情。

感情極易衝動的我，遇着了這樣的情景，不覺滿懷了無限的同情，我恨不得立刻就去替他尋着他的哥哥，我說：

『是的，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帮助你。此地距江灣的路程還是很遠很遠，得乘火車才可達到，你須先到北火車站，再改趁淞滬的火車，那出發後的第二站便是了。從此地往車站，乘公共汽車再換電車可以直達，若是趁人力車更較便利。』

他聽了我這詳細的指點，躊躇了半息說：『我還是先乘人力車到車站去吧，先生，我不會講普通話，還得費你的心，替我僱一輛人力車。』

我們邊談邊走，這時已經遠離了荒郊而走到較爲熱鬧的所在了，在十字路口的邊頭，樹影底下，有幾輛人力車停在那裏，我就替他僱好了一輛，正想和他握手道別的時候，他却緊緊握住了我的手不肯放鬆地向我哀求道：

『先生，我老實對你說，我到此地之後袋中不餘一錢了，我將流落在這異鄉了，請你再助我一點車費，將來我當前來重重道謝……！』

啊，這眞使我爲難到萬分了，年來我也爲窮困所迫，不得不依人作客，更有何力量去助人？我現在袋內的全部財產祇有銀角兩毛，要維持明天一日的生活，若是我完全給了他也不夠他的車資，我祇得向他深深告罪：

「先生，這，這我實在沒有力量來幫助你，我身邊也是不帶一錢，請你原諒我吧！」說完，我就脫去了他的手，說聲再會怨怨向我的住所回去，他也像遭了失敗似的踉蹌地向我的反對方向走去。

○　○　○

我回到那寄食的住所，心中像受了莫大的打擊，老是悶悶不樂，我想！他眞是一個蒙古的漂流者嗎？遇着了一個異鄉的迷路者而不能一救，不是一件極可恥辱的事？但是，在這無奇不有上海市上，欺詐盜騙的人，正不知道有多少，他或者也是其中的一個嗎？那麼我幸而沒有錢，否則不是已經受了他的欺騙？啊，但是，但是，欺騙也罷，他的窮困無依却是實在的事，若是他能豐衣足食，安居大厦，又何至於來幹這無恥之行？看他的面貌，他的服裝，定是一個高麗遺民喲！他們都是在重重的壓迫之下抬不起頭來，他們都是離散流落在四方，就在這上海市上，也有他們幾千百的亡命者困居在那裏。啊，他定是受了經濟的壓迫，爲着

要生活下去而不得不出此下策的……

我想到這裏，悔恨時不將袋中僅有的兩毛錢完全給了他而反畏避逃脫，啊，我的意志畢竟太薄弱了，我畢竟太不偉大。

夜深了，四圍盡是黑暗，在靜默之中，我合緊了眼睛，還能夠看得見那個蓬髮破衣的亡國遺民，在異鄉的街道上，在黑暗的大空裏，跟蹌地向前奔走，他的兩腿疲乏得再不能行，他的生氣也只剩了奄奄一息。

一九二七，五，在上海

夜半電車上

今疑

釘釘釘……曲線美的
猶太人的高鼻——哼，紅色；
疲憊打盹的警兵——搶聲，
綁票！綁票！十二月的嘆息。

處女的氣息——小口肥圓着，
寒調，抖抖地，哦，吃烟！
夜霧濕透了賣票人的外套，
樹蔭暗，紹興的酒瓶。

淫白的夜大都市——舞，舞，舞，

夜半電車上　送給失業的友人

乳，第三種水，香的香賓酒，
喂，喂，裸的少女——
纖細的指頭：禿，肥商人的頭。

電光，煌煌看那閃動的汽車上，
汽車夫逃，姨太太撲個空，色狂；
濃黑的火煙：乒，乒，乒，：
臀部美——哦，世紀末憂愁的風。

暴風雨的夜於寂寞的電車上。

送給失業的友人

夜了，友人呵，是你在停着無聊的小調？
是不是蓮花落哦，這餓的心窩，
夜了，霜凍了，你要停給誰聽呵？
來，我等你在幽暗的貧民街頭。
麵包——黑的，一點點麵包，
好友，不要叫吧，我亦在挨餓。

你說妻子在啜泣嗎？
不客氣地就給他們一人一貼窩。
你可以帶了你的舊琴破這艱堪的寂寞，
我倆有時可以痛哭有時可以和着小歌，
寒夜赤着足破的衣服人同唱着「無產的哀曲」
呵，慢慢地把這身的凍烈肚的飢餓消磨……

黑人詩歌選譯

姜書閣

自塔萊(Thomas W. Talley)的黑人詩歌集(Negro Folk Rhymes)裏譯出。

玫瑰是紅的。

玫瑰是紅的，地錦是藍的。
糖是甜的可不如你。
地錦萎謝了，玫瑰衰落；
但是你却變成更甜，最可愛了。
像草繞着枯木樁子而生那樣接近喲，
你是我的切愛的糖塊了。
當着日頭不照的時候，天是冷的，
但是我對於您的愛却總不衰老哩。

海洋是深的，天是藍的；

海洋是深的，天是藍的；
糖是甜的，而你也是那樣呢；
海洋會翻浪，天也能變灰蒼，
但我的愛却是眞的，而且總不衰降。

我愛你麼？

我用我的全心愛你麼？——
我用我的肝愛你；
如果我有你在我的嘴中，

我就要把你唾入河裏。

你使得我哭

你使得我哭，你使得我悲，

你使得我落淚並哀愁。

那麼，告別了，我美麗的小姑娘啊，

明天我要離去嘍。

苦的情人的吵嘴——一面的。

你這齷齪的狗！你這汚穢的猪！

你以爲那一個在愛着你哩。

我告訴你這個，好讓你知道

我覺得我自己還比你高着哩。

斐妮

我愛咖啡，我也愛茶。

我要問你，斐妮，你愛我麼？

我白天睇視着斐妮，半夜裏夢在斐妮，

我的蘋果，我的桃子，我的蘿蔔和青菜。

我要那隻好袋鼠，我也要求自由嘲；

我並非不要一點糖，如果斐妮愛我。

這河是廣闊的，我不能容易跨過。

我愛你，親愛的斐妮，你知道我沒有辦法。

那糖是甜的，那牛奶油是滑膩的；

但是我愛你，甜蜜的斐妮，不要不自在呢。

有人愛十個，也有人愛二十個，

但是我愛你，斐妮，而且那就是許多。

歐，銀子，它閃光哩，但鉛也是那樣。

我若那樣的愛你啊，就一定是罪過了。

那麼，柏樹是青的，同樣松樹也是的。

上帝佑汝嘍，斐妮，我願你是我的。

以上各首原來都是極自然的作品，但音節格調却俱中規律。可惜我譯得太壞，未能畢肖。不過我確曾努力使它近似原作，所以詞藻音律悉依我們的下級語言，不尚造作，大致還可以看得過去。最初我本想多譯幾篇，但才一動手，就覺得我的能力不大夠，恐怕糟塌了原歌，所以祇弄了這幾篇，暫且介紹一下。俟異日「有閒」（現在雖然「無閒」，可不是什麼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但這念書的苦工，也就夠瞧了。）或者再來陸續作點找不出一點像纏小脚似的修飾。

譯者附記。十二月，二日，于清華。

奔波

徐蔚南著

實價二角半

奔波是徐蔚南先生之創作集。其中梅子一篇係描寫絕好之初戀，早被中等學校作爲文選了。一九二七年的李四是寫一九二七年這一年的波瀾，深刻入微，簡直可以當作一九二七年的歷史讀。其餘各篇，或寫姊弟之愛，或寫天眞爛漫的小姑娘，或寫都市的男女，均極美妙，而尤以谷潤一篇解剖性慾心理爲最動人。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發行

送學昭再赴法國

宋景

這回是學昭第二次赴法了，我想寫幾個字送送她。當然，我是知道得頗確切的，因爲並沒有離開過老大的中華古國，對於這裏的情形，便算不能老於世故，難道很普通的事體還會忘記嗎？我們這個社會是相信闊人的話的，無論什麼星相醫卜，賣字鬻畫或別的出頭露面，掙扎得名譽，地位，都必須有名流學者給他介紹，說得道地些，就是替他捧場。我是一個什麼人呢？區區不學無術，既未敢擠進「女作家」之林，更無名人徽號，其作介紹而捧場，豈非越軌以僭妄。雖然，我有感想，我有意思，我願寫了出來，給喜歡與不喜歡看的人得一點好感與反感，給這個如海的社會投一粒小砂石，這個砂石投進去會起小小的一點水波展成圓圓的波紋，無論這粒砂石會引起水波的混濁與否，總是在那裏動，這就是動的社會中的動物的表現，——自然另外也還有別的表現法。

我寫東西是很直率的，想到便寫，寫完算了，雖然也如普通人一樣，許多意思在想的時候沒有寫出來，在寫的時候也許不是和想的一樣，甚或意思相反地在筆端奔冒下來，這實在沒有辦法的。上面說的似乎是短短的一個楔子，現在說說我的感想罷：學昭，當她的令

名陡然在北京——現時是北平了——的一種『京報副刊』上以著作出現，大家讀了都震於文詞之富，其後又出了單行本：『倦旅』，『烟霞伴侶』，『寸草心』；其後在『北新週刊』上出現了題『清心長有慮，幽事更無涯』的孫福熙先生替她題寫的半身封面畫像，在這充分的發表之後，我纔幾分認識她；又從別的方面，總聽得罵她驕傲的人的不算少數，因此我也免不了想：人是一方面被抬得太高致引起別方面的過量的反感不是呢？還是因爲敢於直眼批評社會，招惹出正義派的嫉恨不是呢？還是女性作品，最好究竟是寫些不關痛癢，連情愛也一概寄託於母親，小弟弟的裏面纔算純正的呢？我從這些感想後偶然會見了學昭，那是她第一次由巴黎回來了，是在C先生那裏。我和她談不到十句話，更無從傾肺腑了，不過聽她在和C先生說話時，那種冷眼刺透社會的癥結的時候，她的言語，態度，是那樣的憤世疾俗。而社會是還在張口喫人的毫沒有厭足的底下，女性只要偶然受一些戀愛上的變動的時候，立刻衆矢齊下，連向來以提倡新女性的人也難免反臉不相識，別的人更袖手旁觀，——但這還算是好人呢！跑來跑去造謠言，還是提出貞操的一套汚言濫語的難道沒有嗎？這樣想活下去，守道德作師表的學校不能混飯吃了，寫的幾個不值錢的字也被人拒絕收受了，不啻唯一的出路沒有了，然而麵包在那裏香噴噴的迷人，腸肚在那裏飢轆轆的逼人，意志薄弱，不堪抵

抗的祇有自殺解決。但這是妥善的解決法嗎？

學昭出國一年，她第一次出國時，我不認識她，自然沒有送行，當時是否有多少人替她餞行，替她在報章上發表，像平常報上把他照片登出，贅上幾句某先生……某地方人……卒業於某大學，現在想到什麼地方去學什麼……某先生聰穎智慧，將來學成回國必堪大用。或者是在回來了，也大吹一通，說某某回國，什麼什麼人接船，什麼報或記者訪員之類也在船面相見，……甚爲欽仰……等等寫不清的一套：我都無從揣測她於出國之時。這次回國，聽說吃了許多苦，她因爲旅費不足及別的原因，書固然不能好好的讀，就是麵包有時也不能照量的喫，她沒處質當，沒處借貸，物質上的壓迫不算，又因戀愛上起了變化，精神上沒處解決，活是活不下去了，死也沒處可死。她不死，她更能設盡方法籌劃回國。這是她眞正的驕傲，對於她自身的生命驕傲了。她不隨隨便便死，我看見她血紅的臉孔，白胖胖的豐滿的體軀，我羨仰極了！這是廿世紀末新中國的女性，我所敬愛的反於面黃孱弱啼哭求死，而具有健強的靈魂與身體的學昭呀！如果中國眞不至於滅亡的話，如果新的中國那一半的女性應該立起來的話，就首先要敢於往前走，無論對甚麼事，她一直做去，遇着障礙，變動，甚至失敗，她要有忍受的能力。在戀愛上，對方無論是天神菩薩般本事，或貓狗般惡劣，只要兩

方相愛，那就拚命愛吧！那是最寶貴的自由呀！不愛了，大家認爲有走散的必要，就走散罷，用不着醜詆，無須乎死掉。要生，要方方面面的生，學昭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我不知道。但希望現時的女性能本着這種魄力，奔赴前程呀！

回國之後的學昭，觀察了周圍事象，認爲還是再出國的好，於是將在回國不及半年後之一月十八日，又啓程仍往法國去，前次出國的一切手續是由人家代籌備的罷？而這回完全是她自己奔走弄妥當了；前次出國是攜了「生之喜悅」去的罷？而這回免不了帶着多少「生之苦味」了？前次出國時的熱鬧鬧，回時冷清清，這次出國是什麼味道呢，我不敢斷定。但是學昭，你要生，要方方面面的生，那麼就歡天喜地的去盡你的生能！還有什麼東西能阻礙你的生？你用甚麼方式來對付你的生？我是希望你再度回來時更帶着健強的靈魂與身體的呀！

學昭！你這回再出國打算學什麼呢？我從你平日的作品，知道你善於行文，你是不是學文學去呢？在一九二六年孫福熙先生寫在『烟霞伴侶』中有幾句：『……文學只是他其次的工作，他是要致力於音樂的，我希望我有資格，將來在音樂場的幕前出來之先，我再來對大衆敘述他學琴的程序，這更是我的榮幸了。』則學昭文學之外又兼長音樂，如果文藝兼修，

回來時音樂場上有機會給我一張入場券，開開眼界廣廣聞，豈不美哉！這是我送別的一點小小的預約了。預祝：

『前途無量』！

一九二九，十四，上海。

古廟集

衣萍著

定價八角

古廟？古廟？這是怎樣一個荒涼而浪漫的題目。衣萍先生曾在古廟住過六年，本集爲衣萍先生的最初以及最近的作品，古廟內與古廟外所有的全有：計「東城之夢」，「鬥鷄坑的回憶」，「夜鶯與玫瑰」「春愁」，「他們盡是可愛的」，「呼寃」，「倚枕日記」，「古廟雜談」，「看月樓尺牘」，等共三十餘篇，都十萬言。「倚枕日記」與「看月樓尺牘」爲最近之作，可知道在上海灘上的衣萍的病中生活和感想。附精美的插圖四幅，有「古廟之影」，「古廟中的衣萍與曙天」，曙天繪之「古廟中的羅漢」，「晚餐」等。爲研究衣萍先生作品的人必讀之書。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發行

『汪靜之如是說』的糾正

汪靜之

先前見到一種『革命文學家』的刊物，有一條叫作『汪靜之如是說』，當時便想寫幾句，但因事體太忙，一擱便擱了這麼久；這兩天因患感冒，在房中休息，然想起那文章來，便執筆寫此，回覆『革命文學家』。

『汪靜之如是說』一文內只有三條是我的原文，一字未易，其餘的都更改了數字或加了一二句，這樣一來便和我的原意大有出入了。

該文的第一條，我的原文是：『文學是一種藝術，說得過分點幾乎是一種手藝。把藝術兩字拆開來看；藝者才能也；術者技術也，顧名思義，也可見才能與技術於文學是很重要的』。我的話至此爲止，評者却加上一句，『故藝術者，才能而又技術者也』。那便不通了。

該文第二條說：『至於內容怎樣倒沒有多大關係。』我 1925 年冬季寫的『詩歌原理』（百科小叢書第 139 種），內裏說情感，想像，思想，形式是詩歌的要素，怎麼變成『內容倒沒有多大關係』呢？我的原意是：看文學作品，要先看藝術，再看內容，因爲文學與非文

學的分別在乎藝術。譬如Marx的'Capital'內容當然是極好的，（我所謂好，因爲牠是一部近代產業工人的聖經），但不是文學；而『石炭王』因爲有藝術，便是文學了。又如『少年維特之煩惱』，其中思想雖非現社會所必需，但因有藝術，仍不失其爲文學。

該文第四條；『革命文學應該提倡，但同時其他的非革命文學則不必打倒。』全是我的原文，但這並非我的主張，只是我所看見的事實。譬如王獨清是提倡革命文學的，但他的非革命文學『聖母像前』等並未毀版，依然發賣，而最近還出版『威尼市』那樣把頹廢情調表現得很不壞的詩。其他無論那位革命文學家每出一册非革命文學時，卷首總有這樣相彷彿的話：『這是我過去的東西了，讓他死了罷，現在我是轉變了。』（可惜沒有孫行者三十六變的本領，搖身變了幾變，再出書時，還是這句話。）可憐許多少年都莫名革命文學家之妙，不知諸位革命元首弄的什麼虛玄。所以我便以著名的革命文豪爲材料，統而言之，歸納出一條原則，便是上面說過的『不必打倒』。

至於杜甫，他那時雖沒有十分明顯的階級意識，但他曾經『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他是『飢餓動輒叫一旬』的，他沒飯吃時，曾冒雪去拾橡栗，掘黃獨來充飢；他住的地方是：『多雨生魚，青苔及榻』；他的床上是：『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床

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如斷絕」；他的手足曾經『凍皴皮肉死』；他穿的是：『短衣數挽不掩脛』。經過這種生活的人寫出的東西，至少比現在住洋樓，穿西服，吃春申大菜，喝海咖啡，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少爺公子式的普羅文豪寫的普羅文學，該更有眞實性能？卽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多士盈朝庭，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淸瑟；勸客駝蹄羹，香橙壓金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節不比空喊幾句『打倒』『反抗』更有力嗎？

我說的話別人更改了而後發表，我當然不負責，而且解釋之權仍在我自己。但是平常的一言半語都要註脚，眞沒有那樣『有閑』啊！

1928,11,11。

汪靜之如是說的糾正

良夜與惡夢

石民著

百磅毛道林紙精印，插畫三幅　定價四角

凡讀過以前的莽原，語絲，及最近的奔流者，對于這位作者，大概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罷——雖則他在那些刊物上所發表過的詩並不多。他的作品，其情感之眞切與藝術之完美，殊別于目前一般粗濫的，或扭捏的所謂詩者；因爲詩，如英國某詩人所說，「首要地是一種藝術，而在藝術中，必得質與形之徹底的吻洽或交融。」

現在，這便是這位作者的第一部詩集，共四十餘首(包括譯詩數篇。)對于眞正詩的愛好者，這本書實在是值得介紹的。

北新書局出版

錢玄同黎錦熙致蔣夢麟書

用英文名稱奇怪而不合理

教部所頒北平譯音更奇謬

錢玄同，黎錦熙，爲北平二字譯音事，特致函教育部長蔣夢麟，原函錄下：

夢麟部長仁兄執事：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平各報登有大部給北平大學的一個電報：

「北平大學覽：箇電悉。北平譯定爲 Peiping，特復。教育部感。」這個拼法，是很錯誤的。查漢字用羅馬字譯音，以前異常紛歧，這有兩種原因：（一）以前因爲沒有國定的標準音，所以譯音的人，隨便照着方法去拼。（二）同譯一音，彼此所用字母，也很紛歧，或依英，或依法，或依德，還有不懂拼法，而任意亂拼的；非驢非馬，亂七八糟，極五花八門之奇觀。這種紛歧的狀態，是很不應該有的，必須把牠統一，才是正當。民國二年，教育部讀音統一會，製定注音字母以後，即審定標準國音，編爲國音字典，九年又由教育部把牠公布。第一種紛歧解決了。十五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又製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於本

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大學院公布。從此第二種紛歧，也解決了。查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標音的分別，既不厭精詳，拼切的形式，尤務求平易，信可謂斟酌盡善，毫髮無憾之法式。這種法式，既由全國最高教育機關公布，則已成國定的正式拼法。自公布以後，凡漢字音譯，都應該以此爲準，尤其是國家的機關，更應該遵守弗叛，以資表率。羅馬字拼音的統一，本會是唯一的負指導責任的機關。從前的舊譯，應該由本會爲之審定。查北平一詞，照國定的正式拼法，應該是"Beepyng"，今作Peiping則誤成「脬娉」兩音了，或疑大部此次所有，係用威妥瑪制，這話大概是猜錯了。大部是現在國府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若說不用大學院公布的優良制，而反用外國私人所擬的粗劣制，似乎無此情理。況且即使照威妥瑪制，北平還應該拼作Peip'ing，若作Peiping，則成爲「悲兵」了。威制雖粗劣，對於「伯」「魄」兩音，尚有分別，今一律用P，則粗劣更過於威制了。以堂堂國立大學之名稱，而譯音的字竟弄到這樣的不正確，實在是很不應該的。還有一層；以前中國無公私各機關，都喜歡於中文名稱之外，另譯一英文名稱，這是一件很奇怪，很不合理的。咱們中國自己的機關，爲什麼要加上外國文字？若說爲便利外國人起見，那麼何以他們外國的機關，不加上中國文字？退一萬步說，若一定要便利外國人，則各國文字，

都應該加入，難道英美人才配便利，而其他的外國人，就不配便利嗎？這種到處寫英文的惡習，乃是從南京條約以來，屈伏於大英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所造成的；實在是中國民族的大恥辱！在以前媚外辱國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當國的時代，有此種現象，是不足怪的，現在大家已經站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一定應該遵守中山先生遺教，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種惡習，非把牠痛加湔除不可！市儈買辦，不足責，國家的機關，萬萬不可再蹈此等惡習。至於羅馬字母，在學術上，文化上，俾成爲世界公用的字母，流俗稱爲英文字母，實在是大笑話。漢字有一個大缺點，就是有形無聲，（雖然大多數於古是形聲字，）給牠加上一個音標，實爲今後之要務。而用世界公用的羅馬字母，製定中國國民的讀法拼法。把本國的名稱寫成拼音字的形式，其事尤爲切要。此與另譯英文名稱，用意全然相反，執事今掌邦教，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等地方，幸留意焉！肅此，敬頌公祺，國語統一籌備員錢玄同黎錦熙。

仿佛如此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這短文集是作者於若有其事付印後繼續在杭州寫的，內除寒山寺形式類似歷史小說，小花貓的訪問類似童話，木槿花純是戀愛心理的描寫，其餘正如幻象的殘象和若有其事，大半都是西子湖濱常可見到的情形；只是題材多取了實事，往往使人誤會，愈是「化粧出現」得暗藏罷了：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發行

關于殘夜

——答覆顧仲彝先生——

倪貽德

今天到北新書局編輯所，會到李小峯先生，談了許多關於出版界的話，他就說起新月第一卷第十號上有一篇批評我所作的殘夜的文章，我一時頗覺驚喜，因爲自從殘夜出來，我還沒有看見甚麼批評，這是使我很沉悶的，現在新月上居然有了批評，實在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所以就從李先生處借了一册新月回來，在歸途的電車中就把他讀完了。

顧先生在第一段和最後一段所說的對於殘夜讚美的話，我實在當之有愧。除了感激之外更沒有別話可講了。他所指出的那書中最大的缺點，我也相當的承認，不過他懷疑我這篇小說是從日本影戲或小說裏面改譯過來的，這是我所絕對不能默認的，而且我認爲這是一件極大的侮辱——也許是我神經過敏。本來作者受了別人批評，沒有答辯的必要，但是爲要雪此不白之寃，而且顧先生最希望我以正直的態度告訴他們，所以我不得不略略寫一點這小說的實際的背景，以明眞相。

看的人受了感動，那就完了，更不必作者自己出來說明或者是有眞實背景的，或是完全想像的，或者更像做紅樓夢考證一般的來指出書中某某是隱射某某，某某是隱射某某。但是現在要答覆顧先生的疑問，作者只好自己出來說明了——雖然這是件非藝術家態度的事。

顧先生他說看完了這部小說，覺得這種事在中國不會有的。然而這觀察是錯了，因爲這篇小說的的確確是有眞實的背景，裏面的故事，一半是作者所親眼目睹，一半是耳聞。書中的主人公顏文海，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中的一個，我和他曾經同住過一年多，所以這件故事的發生，作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重要的配角——這便是開場和結束時的兩個畫家中的一個，凡是認得我的朋友大概都可以看得出來——後來我到東京，顏文海也到東京來和我同住在一起，晚上沒有事的時候，常常談起那一段往事，我便說，『這故事太有趣了，太小說的了，讓我來做一篇小說吧，一方面也可以紀念紀念厲志剛。』他也很高興的鼓勵我動筆。並且供給我不少的材料，這便是寫這本小說的動機。所以這小說的情節的的確確有眞實的事實的，除了結構略行變動之外，很少有想像的加入。作者自己引爲最不滿意的，也便在這一點——老實說，若是沒有眞的事實，只依我自己的薄弱的想像力，決不會寫得這樣複雜的。

索興再說得明白一點吧。這段故事的發生，是在去年（一八二七）的夏天，事情的發生地是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藝術股裏。若是留心新聞紙的人，總可以記得那時上海各報上有段總政治部某股員因泅水而遭沒頂的記載吧，（可憐我們這位忠實的厲志剛，因着戀愛失敗而自殉，竟以泅水而遭沒頂的虛飾了之。）我因爲不願將這種風流韻事和政治上的事實發生關係，所以只假託了某電影公司到某避暑地攝製電影的情節來作書中的背景。所以書中的W地，便是南京，羅蘭湖便是秦淮河和玄武湖的代替，S地不消說是上海，從W地到羅蘭湖中間六十里的山景，是描寫我們那時遊南京湯山時的印象……因爲手頭沒有幾夜，其餘不能一一列舉了。

書中的許多人物，却是和上海文藝界上有關係的人——當然是很廣汎的，有文學家，有音樂家，有電影家，有畫家或是有名的或是無名的。本來也可以一一將眞名姓對照出來，因爲沒有得到各本人的同意，要是寫出來恐怕更引起別的枝節，恕我不舉了。

我們卽使再退一步講，那情節不是事實，是作者的虛構，那麼也未必在中國不會有的吧。譬如像顧先生所舉出的幾點，一，厲志剛到蘇小姐家裏教歌的事，在開化而未化開的中國家庭裏好像不會有的。這種情形，在男女社交解放到如此程度的現代的上海，除非是極頑固

守舊的人家，普通一點的家庭中並不算一回奇事，這只要熟悉上海情形的人總可以知道，用不着我來舉例證明。蘇小姐既沒有嚴厲古板的父親，而蘇母又是一位極洒脫的中年女子，而且她也很歡喜志剛，所以這種情形不是不可能的。第二，顧先生說蘇小姐決不會想學崑曲而要學鋼琴和梵握林，不錯，鋼琴和梵握林是最時髦的，但是崑曲在上海也一樣的時髦呢，不看見那甚麼游藝會的節目上時常有某某女士的崑曲麼？而且現在各藝術學校的音樂科也排入在重要課程中。蘇小姐的身分，雖不是女學生而却是極歡喜在社交上出風頭的現代女子——這種女子在上海多得很——而且蘇母也有中國音樂的特長，她的學習崑曲當然是說得過去的。第三，顧先生說上海銀幕界的情形，完全和書中所描寫的不同。是的，上海銀幕界的情形，的確和我書中所寫的不同，但是顧先生總當知道一年以前，有一位著名的劇作家所主辦的某某電影公司吧？這電影公司的確與衆不同，所出的劇本雖鮮有公開於世，但却頗有文藝的，而且演員也都是很有知識的，後來終因出品的不合時流而停辦，現在改爲某某劇社價值的。我所描寫的正是這電影公司。

我這樣的解釋之後，顧先生當不再懷疑此書是從日本的影戲或小說中改譯過來了吧。但是一篇作品使人看了不起實感，而疑爲贋品，至少總是作者技巧的平庸和沒有藝術價

值吧。這書的地方色彩的缺乏，第一，是因爲作者當寫此書時的心境，正是異國情調極濃厚和歐化狂的當兒，所以處處都描寫得太像外國了，譬如羅蘭湖的名稱，就很像是譯出來的，我本想用玄武湖，但玄武湖沒有這樣熱鬧，又想寫成西湖，但西湖太俗，所以結果便假託了羅蘭湖，那地方的風景又有點像西湖或玄武湖，又有點像廬山，甚至有點像瑞士的湖畔了。第二，書中的人物，的確不像一般普通的中國人，譬如主人公的顏文海，在中國現在是很少有的，他是中國音樂界上惟一的天才，凡是上海研究西樂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他加入市政廳的西人交響樂隊也確有其事。這種少數特出的人，使人看了當然要懷疑在中國不會有的。

小說研究十六講

木村毅著
高明譯

現代文學的中樞，是在小說，小說是占着現代文學的王座的最高的文學，是領略現代文學的領域的八九分的最大的文學。然而我國直至現在，還沒有過這樣一本對于小說的根本組織的研究書，這眞不得不說是我們的文壇的一大缺陷。我們現在要出版這本書，便是想來補充這缺陷的。我們先從『小說是什麼』說起，再述小說之發達，更把小說之作法，最詳細親切地敎示；一方面給欲鑑賞近代小說的人們以周到的指針，一方面做要做作家的人的絕好無一的指導者。引例豐富，淺顯易解。全書十六章，堂堂二十餘萬字。現已代印三月內可出書。

北新書局啓

隨感錄

二二二 『關於文藝作品的派』的訂正

達夫

最近疑今君在語絲第四卷第五十期上發表一篇「關於文藝作品的派」，據說是在我們新興偉大的文壇『一個非』缺點，就是觀察（Observation）的深刻，而常能使人好笑起來；最好笑的莫大於自己『漏去了一條』。

據不佞所知現在我們偉大文壇的派別『中漏去的一條，計開』如左：

疑今派……疑今（見語絲第四卷第五十期）承上計開一大派，還有許多恐怕是我不知道吧！……

信口開河，竟開罪了『一位』偉大的作家，諒之！

據說是自己冠上了新浪漫派和新浪漫派專家『的』郁達夫『謹啓』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